

殷代地理簡論

李學勤 著

科學出版社

殷代地理簡論

李學勤 著

科學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專門論述中國殷代(約公元前 13 世紀——11 世紀中葉)歷史地理的書。

本書根據的史料主要是殷代的甲骨卜辭和銅器題銘，試圖解決以下問題：(1)商王國的政治地理結構是怎樣的；(2)殷代中國(商王國)的疆域有多大；(3)商王國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山川的名稱；(4)商王國以外有那些方國，他們與商的關係怎樣；(5)殷代商王國對外戰爭的地理問題。

殷 代 地 理 簡 論

李 學 勤 著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號

科學出版社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1959 年 1 月 第 一 版

書號：1587、字數：88,000

1959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滬)10001—2,054

印張：3 3/8

定價：(9) 0.50 元

自序

河南安陽的殷代甲骨卜辭是在 1898 年，即清光緒 24 年戊戌，由當地農民首次發現的。1903 年，北京的金石學家劉鶚刊行了第一部甲骨著錄“鐵雲藏龜”，可以視為甲骨研究的起點。在這 60 年中，科學發掘或非科學發掘所得有字甲骨，數量已達 10 萬片左右。現在，甲骨學對於中國古代史，正如紙草學之對於埃及古代史或泥版學之對於兩河流域古代史，已經成為一門必要的史料學科。

甲骨研究雖然有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但是由于羅振玉等封建學者和董作賓之流資產階級學者長期把持壟斷，阻礙了這項科學的發展。董作賓和他的徒裔，追隨着胡適的方向，提倡無用的煩瑣考據。這些資產階級學者，就是在甲骨史料的編纂上，實際也沒有作出多大的貢獻。他們所斤斤計較的不過是點滴孤立的一字一義，或者是荒誕無稽的所謂“殷曆譜”；對於殷代社會，甚至殷代的歷史事件，他們是完全茫然無知的。

真正的甲骨學是郭沫若先生建立起來的。由於郭沫若先生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辛勤工作，纔使我們對殷代史有了一定的認識。因此，目前在甲骨學領域內，也必須迅速而徹底地拔除白旗，高舉紅旗，向資產階級學術路綫作毫不假借的鬥爭。

殷代歷史地理的研究是甲骨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對殷代地理缺乏足夠的瞭解，就會影響充分理解當時的歷史事件。在甲骨卜辭發現以前，各種論述古代的坤輿、地理的著作，關於殷代地理都祇能依據有限的周以下文獻，因而是極不確實的。我們可以說，在甲骨學未建立時，殷代地理研究是一片空白。

第一個考證卜辭地名的是王國維。王氏和後來許多考證殷代地

名的學者一樣，是選取卜辭中若干地名，孤立地與後世類似地名比附。這種方法是非常不可靠的。郭沫若先生在“卜辭通纂”書中，首先運用了聯系若干地名而系統加以考證的正確方法。

在本書中，我們試以安陽即殷這一肯定的事實為基點，聯系論述殷代的歷史地理及有關歷史事件。本書初稿寫于1954年，至付印前作了進一步的校正，但本書還是有許多重大缺陷的。最主要的缺點是祇作了史料的整理，而沒有提到理論高度上加以分析。即使在史料的論述上，很多重要問題也沒有充分展開，例如第三章三節曾指出周康王時殘孟鼎所記或方並非武丁時的鬼方，它其實應是祖庚卜辭中的或，這一點對糾正關於鬼方的誤解很重要，然而沒有詳細討論。此外，本書還缺少應有的示意地圖和地名索引。由於作者近年從事其它方面的研究工作，這些缺陷不可能徹底彌補，希望讀者鑒諒。

本書付排後，我們又看到一些新材料，有可以補充本書論點之處，補述於下。

日本“甲骨學”雜誌所刊“書道博物館藏甲骨文字”1,34[—2]:“貞，乎戈人墜鼂？”鼂即孟區中近孟的鼂(29頁)。1,13[—1]:“己亥卜爭貞，及龍方？”龍方即羌、龍之龍，見第三章。1,43卜者爭、喜同版，如果摹本不誤，則是一、二期連鎖的又一例證。

本書第二章三節曾論及“宁”義近于族，這一點可參看周初的揚方彝題銘：

視啓卿(會)宁百生(姓)，揚用作高文考父癸寶鬲彝，用卽(嗣)文考刺(烈)，余其萬年隕，孫子寶。爰。 錄遺510
可見宁中有百姓。

本書第一章六節曾提及膏可能即是高，這一點可由田齊陶器題銘得到參證。此種陶器題銘中有地名“高閭”，其不同寫法如下：

高閭丁。	“簠齋藏陶”1,41,2
高閭豆里人陶尙曰□。	“邵章陶拓屏條”10
膏閭。	“三代古陶軒陶拓”2,20,2
塢閭不敢。	“季木藏陶”38,3

塙闢里善。

“周氏藏陶”8,4

塙闢里人陶尙曰泉。

“古陶瑣萃”1,7

塙闢模里曰盥。

“雪堂藏陶”

本書所引用甲骨資料，除已發表的全部著錄外，還有一些拓本、照片和摹本。這些未發表的材料大部分已收入曾毅公先生與作者合編的“甲骨文摺”，尙待出版。承曾毅公先生允許我們在這裏預先徵引，特此表示感謝。

作 者

1958年5月8日，北京

目 錄

第一章	殷、商與商西獵區	1
一	狩獵卜辭體例	1
二	滴	8
三	凡區	15
四	敦區	17
五	孟區	23
六	邵區	30
第二章	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	37
一	征人方日表	37
二	自雇返商	41
三	自滴至攸(散氏盤地理研究)	43
四	自舊返攸	54
五	自攸返商	56
六	自商至河邑	58
第三章	殷代多方	61
一	土方、舌方、囂方	61
二	祖甲“卜王”卜辭分析	67
三	危方、鬼方、微方	72
四	羌方、龍方、四邦方、綴方、斂方	77
五	刀方、大方	83
六	邕、缶、囂	87
七	孟方、井方、二邦方	92
八	商王國的政治地理結構	95
九	商周之際歷史的地理問題	97
附錄	殷代王卜辭分類表	101

第一章 殷、商與商西獵區

一 狩獵卜辭體例

甲骨卜辭所記殷代地名，很大一部分見于關於商王狩獵的卜辭。狩獵卜辭在殷代卜辭中又占着相當大的數量。在根據這些狩獵卜辭論述殷代地理之前，應先就其體例作一扼要的說明。

狩獵卜辭，依其內容，可分為下列四類：

- (1) 卜是否狩獵，如“戊午卜貞，王其田，亡伐？”(萃 961)。
- (2) 卜狩獵的地點，如“翌日乙王東岳田，亡伐？大吉。東旂田，亡伐？吉。”(撫續 121)
- (3) 卜狩獵的方法，如“甲子卜我貞，乎罫，獲？癸，獲？”(合 281 + 乙 5230)
- (4) 卜狩獵的弋獲，如“辛巳卜，王獲鹿？允獲五。”(綴 228)

在這四類狩獵卜辭中，都有附記地名的。

卜辭中大致相當于“狩獵”的動詞主要有“狩”、“苗”、“田”、“弋”等，例如：

狩：乙未卜，今日王狩(獸)光，擒？(天 79)

苗：庚申卜，翼辛酉苗，有啓？十一月。狩，允啓。(乙 109)

田：戊申卜貞，王田鷄，往來亡災？王曰：“吉，茲御。”獲玃二。(前 2, 36, 7)

弋：己丑卜貞，王弋(達)于邵，往來亡災？在九月。茲御。獲鹿一。(前 2, 23, 2)

由乙 109 可知“苗”和“狩”是相近的。“狩”、“田”、“弋”三者有區別，如：

壬王東田省，亡伐？吉。

其狩，亡伐？大吉。

王其弋于疆，征狩？

佚 213

佚 523

戊寅卜貞，王弋，往來亡災？

壬午卜貞，王田，往來亡災？

丁亥卜貞，王弋，往來亡災？

金 689

在某些地點祇行弋而不行田，如邵；有些地點則多行田而罕行弋，如孟。在武丁、祖庚、廩辛、武乙、文武丁諸王卜辭和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中，多用“狩”、“田”和“苗”；在康丁、帝乙、帝辛諸王卜辭中，則多用“田”和“弋”。

商王狩獵是有一定日期的，我們可以用一組卜辭說明此點。這是一組特殊的卜辭，專用胛骨，其字形近于三期 2 類，字體則近于四期 1 類。其“王”字作王，上有一橫。前辭作“干支卜貞”。我們知道，三期 2 類前辭多作“干支卜”，四期 1 類前辭多作“干支卜”或“干支貞”，極少作“干支卜貞”（祇有四期 1 類的佚 888、甲 712 二例）。“干支卜貞”可以視為本組卜辭的特徵。這組卜辭祇卜田獵，而且有一定的格式。

第一種格式是“干支卜貞，王其田，亡伐？”共有 21 例，除南明 736 失去干支外，可依干支排列如下：

- | | | |
|----------|----------|---------------|
| (1) 乙丑 | 戊辰 | 京 4511 |
| (2) 乙[丑] | 辛未 | 撫 77 |
| (3) | 壬申 | |
| 乙亥 | 戊寅 | 誠 313 + 萃 964 |
| (4) 乙亥 | 戊寅 辛巳 壬午 | 珠 673 |
| (5) 乙亥 | 辛巳 | 撫 67 |
| (6) | 戊[寅] | |
| 乙酉 | | 京 4517 |
| (7) | 壬午 | |
| 乙酉 | 戊子 辛卯 | |
| 乙未 | | 綴 178 |
| (8) 乙酉 | | 京 4525 |
| (9) | 戊子 [辛]卯 | 甲 508 |
| (10) | 壬辰 | |

乙未				撫續 119
(11)	戊戌	辛丑		萃 963
(12)	戊戌		壬寅	
乙巳				寧 2, 112
(13)乙巳			壬子	京 4511
(14)	戊申	辛亥	壬子	
乙卯	戊午			鄰 3 下 38, 3
(15)	戊申		壬子	
	戊午	[辛]酉		萃 961
(16)			壬子	
乙卯		辛酉		萃 962
(17)			壬子	平頌 6
(18)		辛酉		撫 66
(19)			壬戌	
乙丑				京 4510
(20)乙□				誠 325

由表可見卜日限于乙戌辛壬四日。

第二種格式爲“干支卜貞，王其田某，亡伐？”是附記地名的，共有 15 例，也依干支排列如下：

(1)	戊辰	辛未		萃 972
(2)			壬申	
乙亥				撫 74
(3)	戊寅	辛巳	[壬]午	萃 978
(4)		辛巳	壬午	
乙酉	戊子	辛卯	壬辰	
乙未				萃 975
(5)			壬午	
乙酉				續 3, 15, 5
(6)			壬午	
乙酉	戊子	辛卯		萃 979

(7)	乙[酉]	戊子	辛卯	壬辰	
	乙未				平頌 11
(8)		丁亥	戊子	辛卯	壬辰
					萃 973
(9)				壬寅	
	乙巳	戊申	辛亥	壬子	
	乙卯	戊午			京4421(寧1,373)
(10)			辛亥	壬子	
	乙卯	—			萃 983
(11)	乙卯				續 3, 15, 4
(12)	乙卯		辛亥		拓本
(13)				壬子	寧 1, 375
(14)		戊[午]	辛酉	壬[戌]	撫 68
(15)				壬戌	
	[乙]丑		辛未		萃 977

除一例爲丁日外，也祇限于乙戊辛壬四日。大體說來，在文丁以前，商王獵日以乙戊辛壬爲常，丁日爲變；帝乙、帝辛時略予放寬，以乙丁戊辛壬爲常，庚日爲變。

在特殊情形下，商王也有在一段時間中連日狩獵的情形，我們也可以用一組可能屬於文武丁時的特殊卜辭爲例，加以說明。

萃 959 A—F (同 224、綴 232) 胛骨係郭沫若先生所綴合，但“萃編”拓本是不完整的。原骨可拼成一版大致完好的胛骨，其臼部是完全的，扇部也較“萃編”拓本寬展。例如京 4505 即萃 959 B，所拓較全，不過原骨背面有“口己巳”三字，仍未拓出。將來善齋舊藏甲骨的全拓刊行時，此骨當有較好的拓本。

萃 959 A—F 卜辭倒刻，格式作“干支卜，逐兔，擒？”干支由甲子起，到癸卯止，共 40 日。其次序是由骨頸中部開始，環骨面一周。在第六辭(己巳，參骨背辭)下繫有“𠂔(茲)六月”三字。在原骨骨頸中央，刻有正置的“丁巳，𠂔”一辭。丁巳在甲子前句，這一辭應爲記攻骨的署辭。

與萃 959 A—F 同例的還有胛骨 9 片：

(1) 己亥卜,狩,王…?

甲寅卜,王出狩…?

乙丑卜,逐…?

丙寅卜,逐…?

丁卯卜,逐龟, …?

戊辰卜,逐…?

甲 2299 + 3347

(2) 辛未卜,逐…?

壬申卜,逐龟, …?

…卜,逐龟,擒?

…龟,擒?

甲 2318 + 2330

(3) [甲]子卜,逐龟,擒?

乙丑卜,逐龟,擒?

丙寅卜,逐…?

…擒?

…龟,擒?

…逐龟,擒?

甲 882 (同 223)

(4) …,逐龟,擒?

萃 959G

(5) …龟, …?

萃 959H

(6) …,逐龟, …?

甲 2726

(7) …,逐龟, …?

…,逐龟,擒?

拓本(善齋)

(8) □辰…?

…,逐龟,擒?

…龟,擒?

…鹿…?

京 4504

(9) □酉卜,逐龟, …?

…大牢三?

影本

以上各片多是劉體智善齋舊藏。“甲編”各片,2299、2318、2330、2726 及 (9) 均出于第三次發掘; 3347 出于四次發掘而可與 2299 綴合; 882 則出于第二次發掘。此外, F 37 坑所出甲 417 胛骨字體與

上述各片是相同的。

商王狩獵的場所可分兩種：一種是行途所經適于行獵之地，一種是特殊設定的範圍。在後者，設有職司獵物的人員，稱爲“犬”，如：

□丑卜尹[貞]，犬告曰：“□豕十又□，□不…”…？

林 2, 26, 6 [二 2]

戊辰卜，在灋犬中告廌，王其射，亡伐？擒？

萃 935 [三 2]

□夷獠犬伐比，亡伐？擒？

京 4420 [三 2]

夷斲犬口比，…？

萃 1277 (京 4407) [三 2]

弗擒斲來从東兕？

王其比犬口，北于之，擒兕？六。

南于之，擒兕？

撫續 133 [三 2]

其比犬口，擒有豚？茲用。有擒。

弗擒？

萃 924 (佚 81) [三 2]

王夷狼比，亡伐？

[夷]口比，亡伐？

萃 925 [三 2]

壬午卜，王往田，亡伐？

[乙]酉卜，王往田，比來求犬，擒？

寧 1, 394 [三 2]

癸卯卜，戊王其比犬𤝵…？

萃 1148 [三 2]

辛丑卜，犬告…鳴在…？

甲 3622 [三 2]

乙未卜貞，…犬壘口兕，[翌]日辛丑，…？

丁酉卜貞，翌日壬寅，王其壘兕，其唯鸛夾鷺尊，王弗悔？

綴圖 63 [五]

□□卜貞，衣 𠄎 日，…犬壘兄口兕，翌日□亥，王其裕，[弗]

悔？擒？

福 8 [五]

丁卯卜在去貞，𤝵告曰：“兕來姜。”王夷今日翌，亡災？擒？

前 2, 11, 1 [五]

“中”、“口”、“狼”等是人名，“犬”是他們的職名，“灋”、“來求”等是其所司之地。由卜辭可知，在當司之地出現獵物時，犬即向王報告，並

導王往獵。

商王的狩獵，有時和周代的田蒐相同，也帶有軍事演習的性質，根據安陽侯家莊 HS12A 坑所出一組廩辛卜辭，廩辛行獵于麥、利、𠂔等地，同時率有馬亞、戍、衆。又如下列卜辭：

貞，其令馬亞射兔？

貞，其又衆？

甲 2695 [三 1]

庚午卜貞，翌日辛王其田，馬其先，擒？

京 4471 [三 1]

貞，𠂔田，亡戕？以衆？弼以？

甲 393 [三 2]

…田省，以衆？

京 4573 [三 1]

馬亞、馬、戍、衆都是參預戰爭的。

丁丑王卜貞，其遘(振)旅，征弋于孟，往來亡災？王曰：

“吉。”在七[月]。

佚 971 [五]

此辭記振旅之後即往弋于孟，表明了軍事演習與狩獵間的直接關係。

商王狩獵時有時採用“衣”或“衣逐”的方法。“衣”讀爲“殷”，訓“同”或“合”，“衣逐”即合逐之意。前人解“衣”爲地名，指爲沁陽的殷城，是錯誤的。例如在廩辛卜辭中常見“衣豕(逐)”或“王衣豕(逐)”：

□□卜狄貞，[王]其田，衣逐，亡災？

京 4441 [三 1]

戊午卜貞，王其田，衣逐，亡災？

甲 1549 [三 1]

□丑卜貞，王衣逐，[亡]災？

甲 1234 [三 1]

如以“衣”爲殷城，則于“王衣豕”就無法讀通。五期卜辭常見“干支卜在某貞，王田，衣逐，亡災？”之例，其所在地名有 18 個之多。同時，下列卜辭明舉了所田之地：

辛巳卜在敦貞，王田𠂔，衣，亡災？

前 2, 43, 1

壬申卜在□貞，王田𠂔，衣[逐]，亡災？

前 2, 12, 2

□□[卜]在禾貞，[王田]𠂔，衣[逐]，亡災？

林 2, 20, 9

足證“衣”在此並非地名。

根據狩獵卜辭，我們可以推算許多地名之間的距離。舉例如：

丁亥卜貞，王其田噩，亡戕？

戊子卜貞，王其田隹，亡戕？

萃 973

丁日卜王田于噩，次日即卜田于隹。不管商王是否實際到這兩個地

點狩獵，這兩個地點之間的距離不能超過一日的行程。同樣的，如：

戊申卜貞，王其田卒，亡伐？

辛亥卜貞，王其田孟，亡伐？

京 4421

戊日卜王田于卒，三日後卜田于孟，這兩個地點的距離就不能超過三日的行程。如果相同的兩個地點在一版上相距三日程，在另一版上相距二日程，那麼應取二日程為其間距離的上限。再如：

王其往田于隕？

于孟？

甲 539

這是在同日兼卜兩地，這兩地的距離必然短于一日程，我們稱之為“一日內”。在本書內許多地方，我們都應用了這樣的或類似的推算方法。

二 滴

在河南安陽地區發現的殷代遺址是盤庚所遷的商都殷。古本“竹書紀年”記：“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殷在鄴南三十里。”“史記”“殷本紀”“正義”據“竹書紀年”說：“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五年，更不徙都。”“太平御覽”八十三所引“竹書紀年”有小辛、小乙、祖庚、祖甲、馮辛、康丁、武乙、帝乙、帝辛諸王居殷的記載。迄今在安陽小屯出土的有字甲骨，時代起于武丁，終于帝辛前期。盤庚、小辛、小乙三王和帝辛晚年的卜辭尚未發現。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卜辭埋藏于小屯之外。

根據安陽發掘的結果，我們大略知道，現在洹水南的小屯地方有殷代的宮室建築；在洹水北的侯家莊地方有殷代的陵墓。殷的確切範圍和結構，還有待過去發掘詳細報告的發表和進一步的發掘，才能判定。在安陽並沒有找到殷代城垣的遺跡，但最近發現的鄭州商人遺址是有城垣的，而且規模很大，所以我們不能貿然斷言殷沒有城垣。卜辭中所見的“門”，除已知為宗廟宮室門名者外，如設門、冑門、亦門、趾房門等，可能包括般的城門。

“殷本紀”“正義”據“竹書紀年”說：“紂時稍大其邑（殷），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為離宮別館。”這是以戰國地理來說明帝辛時

般的擴大。因此，遂產生商末遷都朝歌的誤說。

按帝辛的死處是在春秋以後的朝歌。由關於商周之際史事的文獻，可以考知在殷代在朝歌地方已有若干重要建築，如“竹書紀年”載：

王親禽帝受辛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

此南單之臺即“史記”等書所記廩臺或鹿臺。“逸周書”“世俘解”記武王伐商，二月甲子“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其後：

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

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誥，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

壬子，王服裘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

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武王所格的廟，即祀神薦俘之地，近于牧野，所以不在今安陽，而在今湯陰縣的朝歌。帝辛與武王會戰之地牧野(埇野)，據“世俘解”是在商郊。

商廟不在安陽而在湯陰，由卜辭也可得到證明。下面我們舉四期1類卜辭中逆羌入商一事說明這一點。按商人在戰爭中俘獲敵人，須于商廟行獻俘禮，然後用“用”(斬首，取其凶骨)或“施”(破腹剝腸)的方法殺死。例如：

庚午貞，射蚩以羌，用自口甲，寅甲戌？ 書道 1, 8, 1

壬戌卜，又伐甲子犬征以羌？ 南明 613

辛酉貞，王卩危以羌南門？ 懷 5

己卯貞，達來羌，其用于父乙？ 金 118

乙酉卜口貞，翼丁亥禾來夷，其亏自口

甲，又口夷，其口？ 金 84

甲申貞，虢來夷，其用，替…？

“甲骨五十片”(金385)

丙寅貞，夷乎以羌眾羸于鬲示用？ 南明 468

對於凱旋的軍隊所繫執的俘虜，商王要舉行迎接的儀式：

乎逆執？ 續 3, 42, 6 [— 1]

己巳貞，王逆執，有若？ 鄴 3 下 44, 10 [四 1]

庚辰王卜在睪貞，今日其逆旅以執于東單，亡災？

存下 917 [五]

下舉四期 1 類卜辭三版是同文的，但有重要異文，故並列于下：

辛酉，其若，亦汎伐？

辛[酉]貞，王其逆虘[以羌]？

壬戌貞，王逆虘以羌？

于滴王逆以羌？

王于宗門逆羌？

王于南門逆羌？

[癸亥，示]其[先羌]入？ 癸亥，示先羌入？ 癸亥，示先羌入？

示弱先入，配羌？ 示弱先，配羌？ 癸亥，示弱先，配羌？

弱逆羌？

甲 861+881—896(一卜) 存下 783(二卜) 南明 730(三卜)

示其先羌入？ 示先羌入？

示其配羌？ 其配羌？ 示其配羌？

癸亥卜，弱逆羌？ 癸亥，弱逆羌？

萃 464

萃 536

存下 782

寧 1, 16 [四 1] 記：“己巳貞，示先入于商？[己巳]貞，示眾[羌]入？”可知上辭的“入”即入于商。“羌”是所俘西方異族羌人，“示”是廟主。“史記”“伯夷列傳”記武王載主伐紂。“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周禮”“大司馬”：“凡師既受命，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所以在軍隊歸來時，示也要入于商。上辭所卜在于是示先入于商呢，還是示和羌同時入于商。

由異文可知宗門即南門，就是商廟的正門。據“世俘解”及殘孟